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丘濬撰
卷四十四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卷四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
為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為
八十四調非古矣

以上樂律之制 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四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下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
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
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
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朱熹曰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
冷樂形之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故希簡而
寂寥耳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
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
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古今之異淡與
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

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
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
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旣得其正
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
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
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
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以定黍

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

成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攷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吹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樂書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

君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皆以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首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

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為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上為之中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特者矣何奪彼與此哉

以宮配仁五
峯胡氏說

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矣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

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

凡揚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

季姦諛之會

指蔡京輩黥涅之餘

魏漢而能有以語夫天

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

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
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
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
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
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
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
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
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故聖人制
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

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
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
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
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
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
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
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
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
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
自用遂專恃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僞

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
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
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
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
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
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
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
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
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

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
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
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呂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
所謂黃鍾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
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
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
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
見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
所參定者既具於各條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

繼以元定截竹爲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氏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九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聲氣耳而所謂均調節奏被之管絃蔡氏又欲別爲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今即其

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者所謂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後朱氏又與其門人攷訂禮書又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凡七條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八曰明五聲之義二曰調之圖其後篇凡六條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

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
五曰黃鍾寸分數法六曰黃鍾生十一律數法
又曰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邃其樂
制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數千載
旁搜遠紹昭宗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爲後世作
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
半矣

以上樂律之制臣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
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其所謂
制度者失其傳焉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

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
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來其情義之存於古
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
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
知之者蓋已鮮矣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
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
其義理玄微者耳故爲是言若就後世言之
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
智之資豈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
墜緒於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志文與器

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
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
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牘之中以不試之
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聖
負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能
與於斯哉三代之制不可攷已孔子自衛反
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
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踰河蹈海孔門弟
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
以爲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

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
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
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
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
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鄭繹何妥宋
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
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
從入之端故耳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然
後繼之以五聲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參
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蓋必求之吾之心思

竭乎吾之耳目力因其所易而後及其所難因其所習而後及其所未達爲之以其漸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無復存者雖是述之其與作者之功何異吾無聖人之天資而欲任聖人之創作可乎旣不敢作而欲述之又無可因而以爲述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從吾身始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者有由

然也六經之中論樂之最先者莫先於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史亦稱大禹聲爲律身爲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爲先古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無所欠闕大戴禮云凡雅三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

篇數不可攷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旣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為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

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夫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旣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姑為是謙退之辭耳大賢若朱子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於朱子者哉人人皆為是言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戍會永無可復

之期矣。雖然，與其不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畧得以見古人之彷彿，猶賢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猶勝於全無而不有也。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樂之用，或至於用鄭，或至於用夷。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雖不全於古，而猶彷彿於古，豈不愈於用鄭用夷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已，而今之歌曲，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襲，如何？所謂十

二詩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

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夫人能爲之而聞之者，亦能辨別其是否，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古人之所彷彿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

矣然如此之人豈易得哉吁必待后夔而後
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斯人不世出而樂
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而音豈可不聽哉
世無后夔師曠而后夔之心師曠之耳則人
人有也萬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
改鑄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
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成
如復言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
大畧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管系竹琴簫也



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填土也
變而為甌祝敔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
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
葉其變則然爾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
盤簞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案使聖人復生
不能舍杯盤榻案而復俎豆簞席也八音之
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之不古
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
器寄古之聲去滌滯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
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

所謂雅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
哉庶之此言雖非窮本之論而不謂之知變
不可也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本
同而其變則異同者其精者也異者其粗者
也推其異而合之同舉其粗而歸之精則其
體疑一矣臣請明

詔天下求知音律者內而朝著外而州郡隱
而草澤之士賤而技藝之流許其自陳及臣
僚薦舉聚於一處俾其各就所能因其明處
而各罄其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

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
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
法之所依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彼之於
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依器之
調而後古器之即合作於一堂之間而有和
應之美不徒協夫奏者之心而且諧之聽者
之耳無間賢愚貴賤一是同和然後按古人
鍾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
通解鍾律依其說按其法而講究其所當然
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

之法截竹爲管以求黃鍾之聲如所謂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此則蔡氏截管候氣之法也若夫所謂度其圍徑者則未有定準焉夫所列之管旣已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爲三等先以一等實於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者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旣同然後因之以定尺審度量謹權衡焉由是

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則抑而下之聲下者則引而上之過於厲者平之過於醜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其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而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衆器之間自然翕合而無相奪倫無一器之不諧無一音之不應如此雖不能盡善盡美如古人之純全然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彷彿者矣方之章韶濩武雖不可企及然視後世之因循苟且

者則有間矣臣於鍾律非所通曉姑述所聞
以俟

當代之

聖明任作述之大柄者焉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上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
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
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
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臣按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

庫門一作雉門三曰雉門一作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